

# 意象推動·抒情為體·隱喻為用

## ——析論簡政珍的長詩美學

蔣美華\*

### 〔摘要〕

文學思想家簡政珍迄今所寫的長詩，計五首。除了五百多行的詩小說，尚未發表外；其第四首長詩〈流水的歷史是雲的責任〉，將於二〇〇四年春季號《創世紀》詩刊發表；筆者〈欸乃一聲山水綠——試析簡政珍〈流水的歷史是雲的責任〉長詩「如露亦如電」之虛空思維〉一文，亦將於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於修平學院所舉辦的「戰後台灣文學」研討會議上宣讀。其〈失樂園〉長詩，筆者於《台港文學選刊》二〇〇三年七月號，發表〈簡政珍〈失樂園〉的「後現代」意涵與意義〉。至於其〈浮生紀事〉長詩，筆者嘗撰〈哲學是詩和現實交相辯證後的結果——簡政珍〈浮生紀事〉長詩的意境美學三昧〉一文，發表於《彰化師大文學院學報》第二期。一般長詩的寫作，大都是先規劃敘述的章節，再以意象「填充」主結構與副結構；簡政珍的長詩卻反其道而行。本文〈意象推動·抒情為體·隱喻為用——析論簡政珍的長詩美學〉，旨在窮究簡政珍以「意象思維體現生命的厚度」（《文訊》二〇〇三年十月號）之「長詩美學」。

關鍵詞：簡政珍、長詩、意象、隱喻、抒情

---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一、前言

文學思想家簡政珍「奇峰突起」<sup>1</sup>於台灣八〇年代詩壇。迄今的三首長詩〈歷史的騷味〉、<sup>2</sup>〈浮生紀事〉、<sup>3</sup>〈失樂園〉，<sup>4</sup>是其九〇年代的代表鉅作。

- 
- <sup>1</sup> 熊國華〈對生命的感悟和哲思——論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附錄一》（台北：九歌，1992、9，初版），頁165。
  - <sup>2</sup> 簡政珍〈歷史的騷味〉長詩，於1990年6月，刊登於《中外文學》第217期；收錄於《歷史的騷味》詩集（台北：尚書，1990、12，初版）。相關評論，請參閱——
    - 一、吳潛誠〈在若有若無的邊緣盤旋：評簡政珍《歷史的騷味》〉（「中時晚報」副刊，1991、2、9）
    - 二、林亨泰〈抽離的咬痕：論簡政珍《歷史的騷味》〉（《聯合文學》，1991、2）
    - 三、創世紀詩刊〈《歷史的騷味》：簡政珍詩作座談會〉（《創世紀》詩刊第83期，1991、4）
    - 四、費勇〈現實的超越，語言的沉默：評簡政珍詩集《歷史的騷味》〉（「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1991、8、26）
    - 五、徐學〈歷史的騷味：推薦意見〉（《台港文學選刊》，1991、11）
    - 六、熊國華〈席捲歷史的新史詩：評簡政珍長詩〈歷史的騷味〉〉（《明道文藝》，1992、2）
    - 七、董永馳〈歷史的掘墓人：讀簡政珍的《歷史的騷味》〉（《台港文學選刊》，1992、5）
    - 八、藍隸之〈簡政珍：《歷史的騷味》〉（《台港詩歌》，1992）
    - 九、陳建民〈詩的心相導向：論簡政珍的《歷史的騷味》〉（《中外文學》第250期，1993、3）
    - 十、費勇〈關於歷史或現實的詩化詮釋：讀解簡政珍的兩首長詩〉（《台港文學選刊》，1993、5）
    - 十一、台港文學選刊〈〈浮生紀事〉·〈歷史的騷味〉：簡政珍專題〉（《台港文學選刊》，1993、5）
    - 十二、陳建民〈視點、心境、語言：論簡政珍的長詩〈歷史的騷味〉〉（《當代文學評論——中興大學外文系學報》創刊號，1993、5）
    - 十三、古遠清〈在沉靜素穆中感動讀者：評簡政珍《歷史的騷味》〉（《新陸詩刊》第10期，1993、6）

<sup>5</sup>「意象思維」既是簡政珍的基本詩學，也是其他詩人難以企及的特殊風格。<sup>6</sup>黎山嶢認為，簡政珍詩作「意象」超驗和經驗的結合，是理性與感性、主客融和、內外合一、形而上與形而下的結合。<sup>7</sup>

古添洪提及，「長詩」的最困難、最考驗詩人、也是「美學」關鍵所在的是——「結構」。「長詩美學」的「結構」，可以是一氣呵成；可以是波瀾起

---

十四、陳建民〈四種長詩的可能：從洛夫、簡政珍、陳克華、林耀德的長詩創作探索起〉  
（《文與哲》第二期，2003、6）

<sup>3</sup> 簡政珍〈浮生紀事〉長詩，於1991年8月，刊登於《中外文學》第231期；收錄於《浮生紀事》詩集（台北：九歌，1992、9，初版）。相關評論，請參閱——

一、熊國華〈對生命的感悟和哲思：論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浮生紀事·附錄一》）

二、奚密〈滾過紅塵的蟬：評簡政珍《浮生紀事》〉（「中時晚報」副刊，1993、2）

三、費勇〈時間中的生命，現實中的歷史：評簡政珍的詩集《浮生紀事》〉（《幼獅文藝》第472期，1993、4）

四、陳建民〈觀世心境的概念化呈現：論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創世紀詩刊：專號詩人——簡政珍》第108期），1996、10

<sup>4</sup> 簡政珍〈失樂園〉長詩，於1999年2月，刊登於《聯合文學》第172期；收錄於《失樂園》詩集（台北：九歌，2003、5，初版）。相關評論，請參閱——

一、陳建民〈心境意象的「意象思維」：評簡政珍的詩集《失樂園》〉（《文訊》，2003、5）

二、傅素春〈現實與情感的天秤：簡政珍的詩作《失樂園》〉（「自由時報」副刊，2003、7、27）

三、洛夫〈序簡政珍詩集《失樂園》〉（《失樂園·序》）

四、吳新發〈定點浮動的期盼——試析簡政珍的〈失樂園〉〉（《失樂園·附錄一》）

五、蔣美華〈簡政珍〈失樂園〉的「後現代」意涵與意義〉（《失樂園·附錄二》）

<sup>5</sup> 見傅素春〈現實與情感的天秤：簡政珍的詩作《失樂園》〉，「自由時報」副刊，2003、7、27。

<sup>6</sup> 見洛夫〈序簡政珍詩集《失樂園》〉，《失樂園·序》，頁7、8。

<sup>7</sup> 見黎山嶢〈存在的考問，詩性的尋覓——簡政珍詩作探索〉，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意象風景·附錄二》（台中：台中市立文化中心，1998、5，初版），頁200。

伏；可以是前後回溯；眾音並起，不一而足。<sup>8</sup>吳新發說，簡政珍〈失樂園〉「長詩結構」發展上，複向聯想的思辨、糾結、逆轉與消融，使得全詩充滿反思的辯證性張力。<sup>9</sup>陳建民分析，簡政珍對「長詩」的貢獻，在於強調「意象」與瞬間結合，將「意象」的靜態形相，視為瞬間轉變的時空通道，出現多重時空的互跳互轉。<sup>10</sup>費勇讚譽，簡政珍的「長詩」之所以值得重視，正是在於——立足於中國歷史的感受，透過「意象」的組織，建立了一個相當完整的「隱喻體系」。簡政珍對於中國社會現實的詩化處理，無論風格、語調、角度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時，這種「隱喻」的深刻過程，使得他人的詩作黯然失色。<sup>11</sup>熊國華推崇，簡政珍的「長詩」，以「抒情」為框架，取代了敘事為主的傳統格局，以完整的「意象」系統，創造了一個源於現實而又不同於現實的奇妙的詩的空間，實現了對歷史的重整。<sup>12</sup>鄭明嫻認為，簡政珍「知感交融」的「長詩意象美學」，重新確定了詩的本格；其精製的形構，將「長詩」的發展，脫離出粗糙的白描和繁冗的敘述過場，而能緊湊拱顯出首尾貫徹的「意象」系統。<sup>13</sup>

筆者擬以〈意象推動·抒情為體·隱喻為用——析論簡政珍的長詩美學〉為題，分別就：意象推動的長詩敘述結構；抒情為體的長詩意涵；隱喻為用的長詩義界——探蹟文學思想家簡政珍的長詩美學。<sup>14</sup>

<sup>8</sup> 見古添洪〈讓我們一起來寫長詩〉，《海鷗詩刊》復刊 22 期，2000 年秋/冬號，頁 1。

<sup>9</sup> 見吳新發〈定點浮動的期盼——試析簡政珍的〈失樂園〉〉，《失樂園·附錄一》，頁 191。

<sup>10</sup> 陳建民〈四種長詩的可能：從洛夫、簡政珍、陳克華、林耀德的長詩創作探索起〉，《文與哲》第二期，2003、6，頁 249。

<sup>11</sup> 費勇〈詩和現實的辯證：論簡政珍的詩〉，《創世紀四十年評論選 1954~1994·台灣》，1994、9，初版，頁 265。

<sup>12</sup> 熊國華〈對生命的感悟和哲思——論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附錄一》，頁 179。

<sup>13</sup> 鄭明嫻〈簡政珍論〉，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歷史的騷味·附錄一》，頁 152、157、156。

<sup>14</sup> 關於簡政珍三首長詩的零星評論，亦可參見——

## 二、意象推動的長詩敘述結構

簡政珍的長詩結構，大抵是以節節環扣的「意象」，延展成首尾呼應的圓形敘述「結構」，層遞繁複，跌宕抑揚，技臻於神的詩法，旨永神遙的詩筆，詩義得以生生不息。至於〈歷史的騷味〉中的「散文詩」穿插，純然是戲劇效

- 一、林燿德〈以書寫肯定存有〉（收錄於簡政珍詩集《爆竹翻臉·附錄一》，台北：尚書，1990、7，初版）
- 二、鄭明嫻〈簡政珍論〉（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歷史的騷味·附錄一》）
- 三、林亨泰·簡政珍·林燿德〈詩人與語言的三角對話〉（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歷史的騷味·附錄二》）
- 四、黎山嶠〈存在的考問，詩性的尋覓——簡政珍詩作探索〉（收錄於簡政珍詩集《意象風景·附錄二》，台中市立文化中心，1998、5，初版）
- 五、湯玉琦〈詩與存有——論簡政珍的詩〉（《幼獅文藝》，1992、5）
- 六、古遠清〈以哲思點化生命的厚實：解讀詩人詩論家簡政珍〉（「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1992、9）
- 七、劉武〈瞬間的逃脫與永恆的時空：記台灣詩人簡政珍〉（「中國青年報」，1992、9）
- 八、費勇〈詩和現實的辯證：論簡政珍的詩〉（《創世紀詩刊》第90、91期，1992、10）
- 九、毛峰〈詩：擺盪生死邊緣的瞬間——論簡政珍的詩〉（《創世紀詩刊》第99期，1994、6）
- 十、毛峰〈詩與現實：生死糾纏——簡政珍詩學現實觀〉（「作家報」，1995）
- 十一、古繼堂《台灣青年詩人論·台灣學院派詩的繼承者簡政珍》（台北：人間，1996）
- 十二、李癸雲《詩和現實的辯證——蘇紹連、簡政珍、馮青之研究·簡政珍：現實的意象思維》（東海大學中研所1996年5月碩士論文）
- 十三、章亞昕〈簡政珍：面對人生的本來面目〉（《創世紀詩刊——專號詩人：簡政珍》第108期，1996、10）
- 十四、熊國華〈寫實而又超寫實——評簡政珍的詩〉（《創世紀詩刊——專號詩人：簡政珍》第108期，1996、10）
- 十五、洛夫〈簡政珍詩學小探〉（《創世紀詩刊——專號詩人：簡政珍》第108期，1996、10）

果。<sup>15</sup>而〈浮生紀事〉則依序以一、二、三、四、五，將卷軸長詩分成五章，每一章再以「空一行」的結構，做為節與節之間的區隔。<sup>16</sup>

以下即就（一）連環渦漩的「意象」延展（二）時空跳轉的「意象」並置（三）複向「結構」的辯證反思：析論其意象推動的長詩敘述結構。

### （一）連環渦漩的「意象」延展

簡政珍的長詩書寫，首、末兩節大抵是呼應的，意象的銜接宛如接龍的圓形軌域，輪轉不止，讓漣漪波波盪開，直搗潛藏的廣袤詩心、深蘊詩筆。

以〈歷史的騷味〉為例，首節說：

晨起，有人追逐一隻  
長滿疥瘡的黑狗  
進入時間殘留的暗巷（第一節，1~3行）

末節云：

而我在拂曉之際  
走入巷弄

<sup>15</sup> 關於「散文詩」的義界，請參見葉維廉〈散文詩探索〉（《創世紀四十年評論選 1954~1994·台灣》，1994、9，初版）、陳巍仁《台灣現代散文詩新論》（台北：萬卷樓，2001、11，初版）等書。

<sup>16</sup> 簡政珍《台灣現代詩美學的發展·（第十二章）長詩的發展》提及，「組詩」、「章節的規劃——形式與內容的搭配」、「詩系」、「意象敘述」、「歷史的再書寫」、「文本互植」、「長詩的小說化」等，是長詩的不同類型。陳建民〈四種長詩長詩的可能〉，就嘗試從「意象的稠密度」、「現實的虛實指涉」、「意象的環扣」、「文類的跨越」、「詩的說話者」、「互植的文本」，這六個面向，來探索長詩美學的可能拓展。至於「詩系」的定義，請參見吳潛誠〈衡論詩的長短以及詩系〉，《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 1：文學評論卷》（台北：正中，1993、5，初版）。

已忘了追逐什麼（第十四節，202~204行）

從第一節的「晨起」到末節的「拂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升月沉，迎春送冬，「歷史」的時間「履帶」（〈浮生紀事〉，2行）循環更迭。從「暗巷」到「巷弄」，詩中人穿過「歷史」的陰暗角落，蜿蜒街巷，曲折弄道，識穿史實的言偽而辯，還原歷史的是非功過。「有人/我」以「追逐」的精進步伐，嗅聞著「歷史」的這道菜餚，因為沒有經過真空包裝，生鮮冷藏，以致於隨著時移事往的湮滅，而風吹日曬雨淋，從史冊內散發出陣陣腥騷的惡臭味。

〈歷史的騷味〉長詩，是將「歷史」的意象思維，具象為嗅覺、味覺、視覺等官能的食物：狗肉、人肉、屍體、蛆蟲、老鼠、小鳥、貓熊——詩中人藉著「食物」意象的連環渦漩，延展出「歷史」的春秋史筆：狡兔死，功狗烹。詩中人開宗明義，諧擬反諷著——「功高震主」、「一將功成萬骨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易子而食」、「寧為太平犬，勿為亂離人」等，食物鏈般的天下興亡，千古得失。以人肉為例：

鄙食其面對

宮廷內沸騰的水

.....

但願蒸煮之前

不再有切膚之痛（第二節，19、20、23、24行）

詩中人於首節末兩行說：「我們藉著/歷史的騷味成長」（15~16行）。而「騷味」之中，以「人肉」為最。因此第二章，上溯至楚漢相爭。其時，群雄並起，逐鹿中原。歷史的動盪殺伐，腥風血雨的騷味撲鼻而來。「鄙生」的行誼，見

於《史記》。<sup>17</sup>貴為「廣野君」的他，憑著便給口才，為「劉邦」降伏齊國七十餘城。「劉邦」固然「不食人肉/卻食言」（17、18行），當酈生在齊王田廣的宮廷之上，被蒸煮之時，他似乎聽到了主上「豪爽的笑聲」（38行）。文人的下場是如此，武將呢？

折斷的刀槍下

一個人影在成排的屍體中

尋找一塊未發臭的屍肉（第四節，61～63行）

古來征戰幾人回呢？關於戰爭的慘酷，朝不保夕。軍中弟兄，出生入死，親如手足，袍澤情深。在砲火下，劫後餘生的士兵，去為同袍收屍，但見沙場死，誰憐塞上孤。前方的戰場上，白骨黃沙田，烏鳶啄人腸。而後方的宮闈內，為國事獻策的書生，也成了代罪羔羊：

他只是一個

當國事出軌

就要被分屍的書生（第五節，80～82行）

當內憂外患，國事如麻，書生成了祭品，天子藉以平息民怨。兵荒馬亂之際，餓殍已滿路，哭聲動四野：

要選擇那一個親生骨肉

滿足對方的胃口

同樣是營養欠缺下

十月的胎生

---

<sup>17</sup> 見王利器主編，《史記注釋·酈生陸賈列傳》（西安：三秦，1994、6，一版一刷）冊三，頁2119～2122。



老大那一顆黑痣也許是生死的標準？老二流口水竟然使他喪命？老三的跛腳也許因而步入永恆？老四的駝背從此可以挺身？也許再也不必聽老五半夜的啼哭……（第六節，88～95行）

《左傳》記載過「易子而食，析骸以爨」<sup>18</sup>的悲劇。詩中人以「散文詩」的句型，淋漓盡致了父母的自責羞愧。連詞的反覆，恰似情緒的翻攪，掩耳盜鈴的阿Q心態，呈顯出終朝拾穗不盈把，掘盡原頭野薺根的遍地劫灰，人間煉獄。

## （二）時空跳轉的「意象」並置

〈浮生紀事〉首章為「浮生」開啟了序幕：

我們彎整的行腳  
在這地理名詞的傳送履帶上滑倒  
這時，風在稀疏的桂花中  
翻閱季節的流程  
落地無聲的雙足  
沾滿了水漬  
而在夜裡  
我們塗滿膏脂的脣角  
竟吐不出一句話，為這  
為這  
即將冷凍的空氣造景  
你我相視  
如身纏鐵蒺藜的

<sup>18</sup> 見李夢生譯，《左傳譯注·宣公十五年》（上海：上海古籍，1998、6，一版一刷）冊上，頁494。

斷柱（第一章，1~13行）

天地是「我們」的逆旅，「你我」是光陰的過客。詩中人開宗名義點出了生命的「流程」，在「地理名詞的傳送履帶上滑倒」；隨著「季節」的荏苒翻飛，而塵滿面，鬢如霜。人生的艱難，步履的「彎斃」，重擔纏「身」，欲哭無淚，一言難盡。末章末節則以舉重若輕的「苦澀笑聲」<sup>19</sup>化解世事的熙攘紛擾：

午後，一切無事

只是雷鳴如笑聲

驚醒在瘡孔作夢的

那一隻蒼蠅

夏日就如此

過去了（第五章，第五節，223~228行）

從正午到子夜，從盛夏到嚴冬，從夢醒到就寢，「一切」都會「過去」，天大的事隨著時間的餘燼，終會淡化成小事，湮滅為「無事」，一旦歸於塵土，是千年烏龜，抑或百歲人瑞，還是朝生而暮死的蒼蠅，又有什麼區別呢？

詩中人是如何穿梭於「時間」的過往與未來呢？〈浮生紀事〉以「夜」幕為「浮生」的起點：

而在夜裡（第一章，7行）

<sup>19</sup> 「苦澀的笑聲」是詩人一以貫之的詩想，縈耳於詩行阡陌。如《歷史的騷味·自序》云：「為此，我們帶著苦澀的笑聲狠狠的乾了一杯。」（頁8）湯玉琦曾於《自由青年》（1990、11）發表〈苦澀的笑聲：感受簡政珍的詩〉一文。簡政珍《詩心與詩學·當代詩的當代性省思》（台北：書林，1999、12，一版）就說：「苦澀的笑聲是自我和世界的辯證觀點」。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間，晚餐是闔家歡聚的時刻，詩中人以「塗滿膏脂的脣角」（8行），帶出酒足飯飽的場景。而第二章，則藉由四個畫面，流動出夜光的悄然遁隱：

光的側影

是夜色眩人的花姿（第二章，第一節，14、15行）

一個夜之火所燃燒的

零散的五官（第二章，第二節，50、51行）

此時我從夜的身影

看到你眼角的光（第二章，第三節，63、64行）

「月」（28行）上柳梢頭，「我們」（20行）猶絮絮叨叨，「情緒」（20行）激越，「眼角濕潤」（19行）。熊熊燭「火」，「燃燒」著「你/我」的亢奮情思——

當陽光偷偷地走進鞋子

一條等候跋涉的路

在盡頭（第二章，第四節，75~77行）

當「曙光乍現」（43行），「公雞」（42行）司晨，「提醒」（42行）著我們，值此「晨曦」（84行）的黎明，又是新的一天在「等候」著你我去跋山涉水，往目標的「盡頭」更趨近於咫尺。至於第三、四、五章，時間的意象陡地跨大為歲歲年年的綿長歷史：

你從雨中歸來

身上卻是去年的飄雪（第三章，第一節，87、88行）

我們是否又要

推敲今年的馬路

會是什麼樣貌？（第四章，第三節，154～156行）

然而我們不能忘記

那嗡嗡作響的歷史（第五章，第一節，169、170行）

「去年」「你」前往「飄雪」的異鄉，當你「歸來」的時節，正逢「島國」（106行）「豪雨」（113行）成災，「山洪」（94行）氾濫。而天災之外，是否還有人禍？「馬路」不斷地翻修施工，怪手猖獗，震耳欲聾。隨著選舉前的利多，到政黨輪替後的官商勾結。山河表裡路，秦漢經行處，「歷史」的迴廊，傳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嗡嗡」回聲。費勇提及，簡政珍善於將歷史與現實壓縮在同一個時空中，刺透時間的壁，呈現出存有的悲謬，展示了生命的莊嚴感，從而與時間抗衡。<sup>20</sup>也唯有如簡政珍所說：「作者藉書寫銘記存有，讀者藉閱讀逼視自我，作品因此是作者和讀者存有的空間。」<sup>21</sup>作者以詩消融過去、現在、未來的界線，從而留駐時間。

至於空間意象，或通稱，或具體，或山巔水湄，或市井街衢：

在這地理名詞的傳送履帶上滑倒（第一章，2行）

<sup>20</sup> 費勇〈時間中的生命，現實中的歷史——評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見《幼獅文藝》77卷4期，1993、4，頁50、51。

<sup>21</sup> 見簡政珍《語言與文學空間·序》（台北：漢光，1989、2，初版），頁2。

浪跡天涯的我們，主體就如一顆既公轉又自轉的星球：天晴時，步履矯健；  
霾雨時，「滑倒」摔跤。繼而，簡政珍將「鏡頭取景轉為觀小見大，讓讀者的  
視覺經驗概念化」<sup>22</sup>——

我們已習慣此地的風雨

.....

沿著街道各個窗口（第二章，第三節，58、68行）

街巷退下一襲已無重量的黑衣（第二章，第四節，79行）

「此地」是「我們」生於斯長於斯，「已習慣」熟悉的原鄉，小巷人家，上街  
購物。

從長城歸來（第三章，第一節，99行）

島國

.....

對岸漁夫的輓歌

渡海而來的子民（第三章，第二節，106、110、111行）

而我也有返鄉不和諧的旋律

當飛機突破島上重重的雲層（第四章，第一節，122、123行）

我們以排水溝

揣測黃河的脾氣（第四章，第二節，140、141行）

---

<sup>22</sup> 陳建民〈觀世心境的概念化呈現——論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見《創世紀》108期，  
1996、10，頁94。

第三、四章，則以並置的空間對比出，不應明白髮，似欲勸人歸的少小離家老大回。「對岸」的「長城」、「黃河」是「我」的「鄉關」（128行），是「我們」父母的「家」（124行）。詩中人於末章，將觀照點，放到浩瀚的「銀河」（180行）：

回歸被人類顛覆的宇宙

.....

忘記紅海的一段往事

已在沙漠上誕生（第五章，第二節，185、194、202行）

在某一個四度空間

總有神祇

在為人間的笑話乾杯

當醉意襲來

東方有許多蒼生

踏著血跡為一個人立碑

西方有些銅像的頭顱

滾進跳蚤市場（第五章，第四節，211~218行）

「東方」的黑眼，「西方」的金髮；「沙漠」的回教，恆河的佛教；天府的「神祇」，「人間」的煙火，「宇宙」是「人類」亙古「回歸」的家園。〈浮生紀事〉這首長詩的結構，正如熊國華所云，「採用意識流動和蒙太奇的意象剪輯手法，打破時空的順序和限制，創造了一個源於現實卻又不同於現實的詩空」。<sup>23</sup>陳建民認為，這首長詩所呈現的人生景致，並非依時間的先後順序，而是藉著情景與時空的大跳動，產生了並時性的組合。種種意象，像是樂曲中一個主

<sup>23</sup> 熊國華〈對生命的感悟和哲思——論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見《浮生紀事·附錄一》，頁179。

旋律的變奏，且在變奏的反覆裡擴展主旋律。<sup>24</sup>達到了洛夫所嚮往的「無你我，無主客，無過去、現在、未來，無形而上、形而下」<sup>25</sup>天人合一的境界。

### (三) 複向「結構」的辯證反思

立言的不朽，體現於〈失樂園〉的永恆詩園。簡政珍〈八〇年代詩美學——詩和現實的辯證〉<sup>26</sup>感歎著，八〇年代以來，台灣是商品化的社會，人性被物化，以物質定義存在的價值。然而，危機不就是轉機嗎？現實對世人的威嚇正是詩人的沉思對象，「這不是詩的時代，但卻是最適合寫詩的時代。反制社會是藉著詩作創造一個文本的社會」。陳建民說過「簡政珍最深的信仰是詩的生命」。<sup>27</sup>吳新發認為，詩人的樂園不在後花園，不在山鐘水井，而在其創作的園地。「詩，是詩人的自性本體」。<sup>28</sup>傅素春以為，詩行是詩者的自況，「文字可以作為實際所失的填補」。<sup>29</sup>

在〈失樂園〉中，「文字」是長詩複向結構的主軸，也是阡陌網絡的樞紐。詩是筆耕的樂園。樂園的名稱，可以是泛稱的「樂園」，也可以是逆向操作的「失樂園」，反正都是書房詩齋的雅號，名異實一。〈失樂園〉可以是書名，也可以是詩題；可以是影集，也可以是舞曲；可以是英國密爾敦（1608～1674）的十二卷史詩，也可以是簡政珍的三百一十七行長詩；可以是筆者的論文題目，也可以是讀者的作文命題。

<sup>24</sup> 陳建民〈四種長詩的可能：從洛夫、簡政珍、陳克華、林耀德的長詩創作探索起〉，見《文與哲》第二期，2003、6，頁234、235。

<sup>25</sup> 洛夫〈談詩小札〉，轉引自熊國華〈對生命的感悟和哲思——論簡政珍詩集《浮生紀事》〉，見《浮生紀事·附錄一》，頁183。

<sup>26</sup> 見簡政珍《詩心與詩學》（台北：書林，1999、12，一版）頁333、334。

<sup>27</sup> 陳建民〈心境意象的「意象思維」：評簡政珍的詩集《失樂園》〉，《文訊》，2003、5。

<sup>28</sup> 見吳新發〈定點浮動的期盼——試析簡政珍的〈失樂園〉〉，《失樂園·附錄一》，頁204。

<sup>29</sup> 傅素春〈現實與情感的天秤：簡政珍的詩作《失樂園》〉，《自由時報》副刊，2003、7、27。

以「文字」為圓心，輻射出文本、約定、契約、邀約的漢字；再旁涉出標點/符號，如頓號、破折號、刪節號、逗號、問號、引號、冒號；甚且詞性轉為動詞的書寫/寫。「後花園」的擁有/失去，〈失樂園〉的虛空/實有，詩人/詩的存有/消解，體現著《金剛經》的「即非，是名」<sup>30</sup>的不有不無，不生不滅，打破執著，體認實相。試以〈失樂園〉第七節為長詩結構的觀察點：

雜草除盡後  
 書頁又是一個表象貞潔的空白  
 情緒和奔洩情緒的文字  
 都是一種褻瀆  
 不能寫或未曾書寫的  
 是你我相互的尊重  
 正如你可以假想  
 我未曾傳遞  
 那一個虛構的邀約  
 如果需要  
 我將宣誓立可白  
 未曾在紙張上  
 施虐（第七節，78~90行）

從「標點在空白裡」（12行）到「留下的空地上」（17行）、「心裡的書寫空間/突然騰出一片空白」（124、125行）——「書頁」、「文字」、「紙張」的「褻瀆」，都可藉由「立可白」的塗抹，而恢復「表象貞潔」。

<sup>30</sup> 例如《金剛經》裡，「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凡夫即非凡夫，是名凡夫。」「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實相就是非相。」「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參見程恭讓釋譯，《金剛經·題解、經典、源流、解說》等章節，高雄：佛光，1996、8，初版。



再如：從「我們必須/履行的契約」（37、38行）到「對一個女子/初次的邀約」（66、67行）、「又如一切的約定/可能變成雙向曲折的文本」（91、92行）、「我們細聲細語地/摸索即將成形的盟約」（122、123行）、「都已不是主要的文本」（129行）、「都在強光中反白/已書寫的文本」（176、177行）、「立下溫度不足的盟約」（192行）——口頭的「邀約」可能爽約；白紙黑字的「契約/邀約/盟約/文本」也許悔約，從結婚證書到離婚協議書，從秘商到東窗事發，從商業買賣到對簿公堂，沒有法律背書的盟約，是何等的輕率戲言啊！

又如：問號的使用，是詩中人深沉幽思的無解扣問——

這時你問

文字掀起的風暴

是否即將登陸？（106~108行）

冒號的使用，是念茲在茲的正名視聽——

問題是：

誰需要上手術台？（154、155行）

引號內的名詞，或屬引經據典，或語義的反諷——

你要儘量遠離

那個就地合法的「美國」學校（299、300行）

此外，在第二節——

我應該寫下

文字對著時間倨傲的姿容  
讓標點在空白裡  
滑溜、翻滾成  
堤坊崩塌的流水  
我應該  
在槭樹被拔起武竹被砍除後  
所留下的空地上  
畫一條長長的破折號  
之後，加一個一個虛點  
讓混凝土無法凝固  
讓建築的砂石  
也隨風起舞  
組構各種符號（第二節，10~23行）

頓號的逸軌，破折號的楚河漢界，逗號的持續書寫，刪節號的意內言外，標點/符號為漢字添上了生動的表情「姿容」，彼此相輔相成，在春秋史冊上龍盤虎踞著，馴服「倨傲」的「時間」流沙。陳建民認為簡政珍的長詩結構，其意象環鍊似斷還續，以意象為殊相，呈現出形上層次的人生共相。<sup>31</sup>

### 三、抒情為體的長詩意涵

《楞嚴經·卷一》有云：「汝我同氣，情均天倫。」<sup>32</sup>意思是你我同一血統，手足情深。這也如同儒家的民胞物與、人飢己飢、哀矜勿喜、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推己及人情懷。簡政珍〈詩作和詩心〉說過，「詩人可能不信任任何宗教，

<sup>31</sup> 陳建民〈四種長詩的可能：從洛夫、簡政珍、陳克華、林耀德的長詩創作探索起〉，見《文與哲》第二期，2003、6，頁236。

<sup>32</sup> 見《大佛頂首楞嚴經》（高雄：佛光，1997、9，初版）頁34。

卻有強烈的宗教感，「詩人的意識隨著人世的悲喜而浮沉」。<sup>33</sup>湯玉琦〈詩與存有——論簡政珍的詩〉認為，詩人詩作中的悲劇感，「在於隱藏的詩人，忍著與現實擦撞的痛楚，兌現存有朝向真誠存在的可能性」。<sup>34</sup>費勇提及，詩人以悲憫的深情厚意，面對人生的悲涼與荒謬，並醒敏著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具有的良心與智慧。<sup>35</sup>以下即就（一）情均天倫（二）虛空思維——探勘詩人以「抒情為體」的長詩意涵。

### （一）情均天倫

〈浮生紀事〉中：

這是氣候轉涼的時節  
 那一隻候鳥  
 守護著溪流暴漲中的燈桿  
 山洪帶走音訊  
 流走一部沒有牌照的花車  
 你從身上擲出滿地的污水（第三章，第一節，87～96行）

「那一隻候鳥」每年都來，當「氣候轉涼」，牠將飛往溫暖的南方，「這裡」是牠固定的驛站。牠總是固定將窠巢築於這根牠所情有獨鍾的「燈桿」上。天有不測風雲，當「山洪」爆發，土石肆虐，「溪流」氾濫，山區停電斷水，「音訊」隔絕，看著嶄新的「花車」載浮載沉，汽車「牌照」如同車主的下落，杳無蹤影。劫後餘生的「你」，攀越羊腸小徑，泅過洶湧濤浪，下山求援。一身的泥濘，風狂雨驟，狼狽不堪。

<sup>33</sup> 見簡政珍《詩心與詩學》，頁33、32。

<sup>34</sup> 湯玉琦〈詩與存有——論簡政珍的詩〉，見《幼獅文藝》1992年5月號，頁30。

<sup>35</sup> 費勇〈簡政珍論〉，見《暨南學報》15卷3期，1993、7，頁124。

從來人世多劫難，只有流民如麥芒。以〈浮生記事〉為例，「歷年水祭」（53行），「我們已習慣」（58行），並以麻痺遺忘，「抹除」（60行）傷痕。我們甚且「只要準備/各種傷口」（160、161行），讓「蒼蠅」以此為「樂園」（163行）而繁衍孳生。

〈失樂園〉裡：

你知道

島國的南方

姊妹被扭曲支解的肉體嗎？

你知道

她們最後的表情

是以半開半合的眼神

探問祖先當年漂泊的意圖嗎？

但是你知道嗎？

在這裡

那些人以文字堅持：

我們仍然需要她們的淫笑

來肯定我們的身分（第十七節，226～237行）

在這一節中，那些人/她們是加害者/被害者的對比。而你/我們面對弱肉強食，竟心餘力絀。詩中人連續以「你知道嗎？」、「你知道嗎？」、「但是你知道嗎？」複沓層遞扣問不知情的「你」，知道「我們」的「姊妹」被凌虐，而痛不欲生，而死不瞑目嗎？我們同「在這裡」，「那些人」買下了「她們」的賣身契，以「淫笑」營生，以「肉體」還債。當年離開窮鄉僻壤，雄心壯志的「表情」猶歷歷在目；如今，淪落風塵，漂泊流離，「身分」證既遭扣留抵押，哪有自由可言？

而當兩岸的政治局勢，渾沌不明時，「身分」的歸屬，讓百姓憂心忡忡。當「右邊的海洋已不太平/左邊的海峽/總會沉澱一些飛行物或船隻」（289～291行）時——

於是人們恐慌地  
到各地尋找身分  
在陌生的人群裡  
忐忑不安地拿著機票  
尋找眼花撩亂的出口  
但在終年積雪的國度裡  
在白雲為藍天點綴的冷空氣裡  
我們如何以亞熱帶的心境  
立下溫度不足的盟約？  
你可曾注意到  
觀賞山光水秀之際  
我們刻意避開  
湖水所映照的表情（第十四節，184～196行）

有別於島國「南方」姊妹們無語問蒼天的「表情」：當「人們」移民海外，取得新國籍的公民「身分」，失根的蘭花，會「枯死於陌生的旅程」（203行）嗎？當彼岸以「飛彈」（173行）恫嚇時，民心「恐慌」、「忐忑」，該終老於何處？「尋找」復「尋找」，雪國好，還是熱帶好？依山好，還是傍湖好？故園桃李月，伊水向東流。異國的街衢，陌生的語言；故園渺何處，歸思方悠哉。

## (二) 虛空思維

《金剛經》有云：「於法，應無所住。……不住於相。……四維上下虛空，可虛量不？」<sup>36</sup>龍樹《中論頌》中提及，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為「第一義諦」。<sup>37</sup>從後者看，宇宙間一切的存在現象都只是假名，應該破執掃相，以求透視萬法的空相。「空」是超越否定性之後最圓滿的肯定性。簡政珍〈詩作和詩心〉說：「詩心騰空，固可容納客體，似無自己。」<sup>38</sup>毛峰〈詩：擺盪於生死邊緣的瞬間——論簡政珍的詩〉認為，詩人深深地潛入現實之後，又從現實泥濘中奮然超升，進入哲學上的空無境界。其長詩在悲涼的氣氛中顯露著似有還無的心情。<sup>39</sup>陳建民〈詩的心相導向——論簡政珍的《歷史的騷味》〉以為，詩人的內在本是空無而沉默的，並無任何成形在心，而外事外物就在詩人心中經過一段沉默的變化而終於成形，再加以書寫成詩的文字。<sup>40</sup>

〈失樂園〉裡：

雷雨和閃電之後

你說

你要儘量遠離

那個就地合法的學校

隨著遠方的山鐘

去尋找黃昏的歸處

那裡有一口井

<sup>36</sup> 見《金剛經》，頁31。

<sup>37</sup> 見《金剛經·源流》，頁108。

<sup>38</sup> 見簡政珍《詩心與詩學》，頁31。

<sup>39</sup> 毛峰〈詩：擺盪於生死邊緣的瞬間——論簡政珍的詩〉，見《創世紀》99期，頁19、22。

<sup>40</sup> 陳建民〈詩的心相導向——論簡政珍的《歷史的騷味》〉，見《中外文學》21卷10期，1993、3，頁58。

水面平靜時

井裡的倒影

似乎書寫著

「如一井空，空生一井」

成疊的書信終究不成歷史

綿綿的意識

「若無所識，云何意生？」

若有所識，云何識意？」

你說（第二十三節，296～311行）

如來常說：「和合因緣。」如來又說「意根、法塵、意識界，本非因緣。」我們常說，地水火風名為四大，卻不知虛空一大。「虛空」之性，周遍圓滿，寂然常住，不生不滅。四大和合，原來都是幻現。如一處井空，這空就是一井；十方虛空，都是如此，無所不在。再說，「識」心與能思量的「意」根，兩者皆具有分別的性能。如果說，「識」心和「意」根相同，那麼「識」心就是「意」根，怎能說是「心識為意根所生」？「識」心異於「意」根，不識不知，既無所識，就不能說「由意根所生」。若說有所識，那麼「識」心與「意」根，就都具有分別的性能。到底何者是「識」？何者為「意」？「識」心與「意」根，兩者的性相，為同為異，尚無法確定，憑什麼能建立「意識」的界限？生物在地球舞台上的演出，正如同詩人所說，是「因緣和合地/在虛空中為虛構的角色/尋找角色」（254～256）即使「文字」會記載並流傳，但一家之言客觀嗎？這也非虛空的歷史可以標示（273行）更何況竹簡線裝，隨著無情水火而灰飛煙滅，「已成粉末」（260行）的「虛線」（259行），留給後世的讀者想像臆測、翻案顛覆的無限空間。

我們「尋找/去處」（167行），人們「尋找/出口」（188行），乘客「尋找/軌跡」（246行），作家為「虛構的故事/尋找角色」（255、256行），至於你呢？在「雷雨閃電之後」，山坡上的「學校」已傾圮，住家成危樓，「你

說/你要儘量遠離」帶給你夢魘的舊家，而「尋找」安全穩固的「歸處」，既耐強震，又擋豪雨。而當初所謂的「就地合法」，高昂學費，標榜英語教學，留學「美國」，如今看來，是多麼荒誕可笑啊！

〈歷史的騷味〉中：

於是，我將你的遺像  
剪成碎片交給風  
劫難後  
鳥在雪線旁邊  
化成草莽  
狗在山泉中  
追溯狼的足跡  
一隻貓熊  
在竹林裡面對生命的突變  
你的音容  
隨著青煙  
變成一朵白雲（第十三節，182~193行）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你」再權傾一時，「你」再功業彪炳，一旦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當「座車」（167行）裡的「你」，「昂貴的西裝」（168行）上，「沾滿了血水」（169行），當「你的脈搏已停」（173行）。「有些政治人物喜形於色」（174行），摩拳擦掌，由在野到執政，從邊緣到中心，炙手可熱，伺機登位。六朝如夢鳥空啼，是非成敗轉頭空。「劫難後」，健忘的百姓遺忘了你。當「青煙」嫋嫋，「你的音容」縹緲如氤氳「白雲」，「幼稚園」（201行）的小朋友，「將你的遺像」把玩如色紙，「剪成碎片」，迎風飛揚。



讓萬物各得其所，眾生平等，是何等仙樂飄飄的「天堂」（85行）境界啊！「鳥」飛返「大興安嶺」（125行）的茂密莽原。「貓熊」重回「蜀地」竹林，接受物競天擇的淘汰與適者生存的基因「突變」。「狗」也不再是「老國代」（119行）冬令進補的珍品，牠回到高山，沿著水泉，嗅聞著與牠同血緣的「狼」的「足跡」。

#### 四、隱喻為用的長詩義界

雅克慎指出，「隱喻」是基於語言間的相似性，「換喻」則是基於毗鄰性；在相互活動中，彼此融為一體，並不牴觸。<sup>41</sup>簡政珍認為，在詩所完成的意象成品中，隱、換喻是難以分野的。<sup>42</sup>維特根斯說，關於難以盡言的意義，語言是不能說出的，語言只能顯示它。<sup>43</sup>當「隱喻」現身之時，我們日常語言與意識中隱匿和消亡了的意識之雙重影像和雙重視野，又被魔幻般的召回。<sup>44</sup>林亨泰認為，簡政珍長詩將抽離經驗與發生在身旁現實的、政治的具象經驗密接著，且依靠著「隱/換喻」等技法，做詩的處理。<sup>45</sup>章亞昕提及，簡政珍詩學的精要處，在於意象的心理學和人文的藝術學。前者是將「隱喻」視為一種基於抗議的超越性話語。<sup>46</sup>以下即就（一）歷史重整（二）文本互植——析論簡政珍「以隱喻為用」的長詩義界。

<sup>41</sup> 雅克慎的觀點，轉引自簡政珍《詩心與詩學·隱喻及換喻——以唐詩為例》，頁193。

<sup>42</sup> 簡政珍《語言與文學空間》說：「隱喻延伸語言，擴充真實世界。換喻則是並置意象的投射。」（頁27）簡政珍於《詩心與詩學·隱喻及換喻——以唐詩為例》一文中，亦多所闡發（頁193~214）。

<sup>43</sup> 維特根斯的觀點，轉引自耿占春《隱喻》（北京：東方，1993、8，一版一刷），頁303。

<sup>44</sup> 見耿占春《隱喻·隱喻是回復相關的體驗》，頁303。

<sup>45</sup> 林亨泰〈抽離的咬痕——論簡政珍的詩集《歷史的騷味》〉，見《聯合文學》7卷4期，1991、2，頁176。

<sup>46</sup> 章亞昕〈人文的詩心與貫通的詩學——論簡政珍的詩與詩論〉、〈簡政珍：面對人生的本來面目〉（《創世紀詩刊》108期，1996、10）。

## (一) 歷史重整

亞弦稱讚簡政珍〈歷史的騷味〉是一種「新史詩」的寫法，<sup>47</sup>以意象的安排和象徵的埋伏，將事件與事件連結成虛線；並藉由歷史鏡頭的映襯，穿插交替了台灣的政治、社會與現實。熊國華說，這首長詩中所出現的「幼稚園」等現代詞語，暗示著歷史與現代的倒錯和重覆。<sup>48</sup>吳潛誠以為，這首長詩依然常把鏡頭對準當今台灣現況；所謂現實，是要超越具體的生存環境，滲透表象，去觀照宇宙生命的本質。<sup>49</sup>費勇就說，簡政珍對於「歷史的重整」，道出了欲說還休的境界。<sup>50</sup>首先，讓我們從〈歷史的騷味〉體驗簡政珍是如何以畫龍點睛的諧擬詩藝，栩栩如生了歷史人物：

    酈食其面對  
    宮廷內沸騰的水  
    腦子興起一陣快意，（為了  
    讓後世的佛洛伊德詮釋？）  
    但願蒸煮之前  
    不再有切膚之痛（第二節，19～24行）

詩中人以後設的筆法，刻劃「酈食其」在眾目睽睽下，即將被烹煮，意識清明的他，「腦子」竟「興起一陣快意」，日後留名青史的他，劉邦必厚待他的子孫，讀者將為他的無辜犧牲而一掬同情淚，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會以他

<sup>47</sup> 見《創世紀詩刊·歷史的騷味——簡政珍詩作座談會》（83期），頁116。

<sup>48</sup> 熊國華〈席捲歷史的新史詩——評簡政珍長詩〈歷史的騷味〉〉，見《明道文藝》191期，1992、2，頁140。

<sup>49</sup> 吳潛誠〈在若有若悟的邊緣盤旋——評簡政珍《歷史的騷味》〉，「中時晚報」，1991、2、10。

<sup>50</sup> 費勇〈現實的超越，語言的沉默——評簡政珍詩集《歷史的騷味》〉，見《台港文學選刊》，1991、11，頁48。

為臨床研究的個案，「詮釋」中國歷史上，君臣之間相互算計幫襯的糾葛恩怨。但如君王是個奶娃兒，外戚、宦官、權臣的勢力，一消一長，豈不苦了馬革裹屍的白首邊成將？

一個戍邊的將軍  
捧著殘缺的五官  
面對沙漠上揚的蒸氣  
背後，陰山的是非  
已引起京城的騷動

.....  
當眾兄弟以血水  
在黃沙上滋養綠洲  
當有些朝臣捻斷鬚鬚後  
露出陰冷的淺笑  
當一個夜晚尿床的幼孩  
在哭聲中坐上龍椅

.....  
當意識  
再也不能禁止將軍的身軀  
倒下（第三節，40~44、47~52、58~60行）

萬里赴戎機，將軍百戰死。當「戍邊」「陰山」的「將軍」，等待「京城」糧草衣物的補給時，焉知中傷謠言的「是非」喧嚷「騷動」於朝廷之上。戰勝了，功高震主，萬一裡應外合，當朝的宰相豈不要黯然下台？諸將封侯盡，論功獨不成。就讓「捐血給黃沙的將軍」（76行）含冤莫辨，承擔起叛國通敵的莫須有罪名吧！「有些朝臣」會商密謀，絞盡腦汁，「捻斷鬚鬚」，因設計出天衣無縫的陰謀詭計，而喜形於色，面露微笑。隨後，詩中人筆鋒一轉，因果

輪迴，從封建到民主，從世襲到民選，詩中人最後「讓龍床發出尿味的/乳臭天子」（78~79行），進了幼稚園（201行），成了一介平民，不再動見觀瞻，享受著無憂的童年。至於「那個守邊的將軍」（199行）？卸下軍裝，交出兵符，固然失了業，卻保了命。中年轉業，重起爐灶，或可開個保全公司，又或者開間香肉店，未嘗不是事業的第二春、大轉機？

詩中人以「那個」調侃著歷史上的昏庸「皇帝」；詩中人也以「那個人」反諷著當代縱容黑金、挑釁對岸的獨夫「總統」，〈失樂園〉中：

但是許多人動用圖章  
 使他的「山莊」合法的  
 那個人  
 以酒席串連的聲勢  
 繼續吹動不安的氣流  
 這時你問  
 文字掀起的風暴  
 是否即將登陸（第九節，101~108行）

「那個人」渾身「沾染各種異味」（136行），利用職物之便，巧取豪奪。所坐擁的「山莊」，其房價遠超過他的實際收入。將山坡地不當開發為別墅、學校，「就地合法」（299行），是許多公務員「動用圖章」，沆瀣一氣的不良示範。兩岸對峙，軍事實力相差懸殊，「那個人」或想以螳臂擋車，「金錢」（170行）外交，「購買」（170行）武器。這股「不安」的暗潮「氣流」，由於「那個人」的「繼續」「招引對岸」（171行），而「危機」（170行）四伏。為尋求連任，無法兌現的選舉支票如流水「酒席」般，源源不絕。「那個人」在媒體上關於兩岸的觀點，為台海風雲「掀起」了一觸即發的戰火。「對岸」（171行）的試射「飛彈」，真相的一曝「光」（176行），兩岸渾沌

「情節」的「難以調理」（175行），協商破裂，溝通無門，台商早已失去了捷足先登的商機。孰令致之？「那個人」或難辭其咎吧！

## （二）文本互植

陳建民認為，「文本互植」可以幫助長詩詩行的延展，詩人可以將不同時空的人物事件，交錯重疊；進而拆解、重組、顛覆傳統的文本。<sup>51</sup>簡政珍強調，「文本互植」不僅僅是時空，還涵蓋了各種相依或是相對的詩想，如此的長詩可能是結構與解構、現代與後現代相輔相成、相互抵銷的多重文本。<sup>52</sup>若此，詩的語碼就具有朦朧性與不定性，如符徵的背離符旨、解構的富於結構、諧擬的莊嚴性。<sup>53</sup>我們首先可以觀察，在〈歷史的騷味〉中的「老國代」之耄耋體衰、昏昧戀棧。詩中人冠以「老」字，並無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老當益壯、年高德劭之敬意，而是帶有老而不死是謂賊的譏諷挖苦：

之後，天就陰霾起來  
老國代對著一碗燉爛的狗肉咳嗽  
有人說，這是抵抗寒流的  
熱身運動（第八節，118~121行）

<sup>51</sup> 陳建民〈四種長詩的可能：從洛夫、簡政珍、陳克華、林耀德的長詩創作探索起〉，《文與哲》第二期，2003、6，頁246。

<sup>52</sup> 簡政珍《台灣現代詩美學的發展·（第十二章）長詩的發展》。

<sup>53</sup> 參見簡政珍〈從符號到人生〉、〈八〇年代詩美學——詩和現實的辯證〉、〈當代詩的當代性省思〉，《詩心與詩學》，頁97、98、349、371。陳建民〈視點、心境、語言：論簡政珍的長詩〈歷史的騷味〉〉（《當代文學評論》創刊號，中興大學外文系，1993）提及，輕忽玩笑的心情，若無其事的語言，悲慘事件的淡化，大事化小的方式，是簡政珍長詩的重要手法（頁138、150）。

拄著「新拐杖」（181行）的老國代，顯示出危顛顛的他對於拐杖的倚重，早已不可一日無此君。「當年」（146行）的英姿煥發，熱血沸騰，救亡圖存，都已是過去式了。「大部份的人」（144行），尤其是新新人類，不僅「沒有看到」（145行），更提不起興致去聽老國代的話「當年」。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換舊人。「各個朝代不同的人物/都在潤滑傳輸帶上」（〈浮生紀事〉，172、173行）輪流上場演出，總有落幕時，總有美人遲暮時，有誰能飾演一輩子的最佳男主角？過了氣的老國代想來是無此自覺吧！當「寒流」侵襲，當天候陰冷潮濕，帶著假牙、擤著鼻涕的老國代，邊吃「燉爛的狗肉」，邊「咳嗽」，這竟是他舒活筋骨的唯一「熱身運動」。

而明日老國代

將在這城市唯一殘存的空地

葬埋日影

然後將進補後的元氣

升騰成

報紙醒目的版面（132~137行）

然而，日薄西山的老國代也許捱不過今晚。我們也許在「明日」的「報紙」頭版，看到家屬為其刊登的「醒目」訃文，公祭時，在他的棺材上覆蓋國旗，總統特頒「功在黨國」的輓聯。這些萬年國代，為我們這座「城市」所唯一做的，只是行使總統同意權罷了。老總統與老國代彼此相濡以沫，毋忘在莒，少康中興，到最後都只能「藏埋」異鄉。夢魂歸不得，不用楚辭招。其次，我們再看看〈浮生紀事〉一詩中，詩中人是如何讓神格的「上帝」與「佛祖」人間化、甚至是「宗教」（201行）一家親：

但即使成佛

上帝也少掉了落髮的程序

人說，我們能在蒼蠅身上

看到他的影子

我們的瘡口

在吟痛中

把聖經念成阿彌陀佛（第五章，第四節，203~209行）

是釘在十字架的上帝之子也好，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也好，對信仰虔誠的「我們」來說，都是一樣的精神支柱，無分軒輊。祂們無所不在，在空氣中，石頭裡，花瓣內，蒼蠅上。同體大悲，感同身受。即使我們有一身的罪孽，只要懺悔贖罪、改過向上，祂們敞開寬恕原宥的胸懷，接納引渡我們走向良善純美的康莊大道。蓄髮的「上帝」成了「佛」，一樣是入境隨俗，說法時「拈花」（220行）示眾。《金剛經》說：「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意思是身體相狀都是因緣而起，假名成立的。莊子可以是蝴蝶，杜鵑花也可以是不如歸去的子規鳥。當「上帝」端坐「佛座上」（193行），以、埃及的「宿怨」（196行）可以救平嗎？中東的「宗教」戰爭能夠根絕嗎？人類的窮兵黷武，排斥非我族類，我們怎不「置疑」天下為公的世界和平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呢？最後，我們從〈失樂園〉裡，簡政珍以符徵背離符旨、諧擬的靈活使用、解構中的建構、文字的銘記與塗消等詩藝，重疊時空以「互植文本」：

而文字是定點浮動的期盼

正如過多的書信

是從污水淹漬的那一封展開？

還是從火燒掉半邊的那一封讀起？

我們在表情下

暗藏兩種符徵

為不同蠟燭的燃燒

多一種可能性  
為入世或出世  
為返鄉的旅程  
找幾條歧路（第三節，24～34行）

若說符旨是「定點」的「文字」，那麼「符徵」就是「浮動」的「文字」。言為心聲，「文字」是心靈的「表情」，「書信」是「表情」的投射。立言，固然是三不朽之一，可是它的解讀「可能變成雙向曲折」（92行），一旦水患火災，「塗銷的文字」將「難以返復」（126行）；彼時，「陽光退隱」（112行），「黑暗中」（113行），「縹緲的燭光」（114行）掩飾著我們的「期盼」：是保性全真的「出世」好，還是舍我其誰的「入世」好；是落葉歸根好，還是「放逐」（168行）異鄉好。徘徊於「歧路」分岔點，無所適從。

之後我們的旗幟  
在機身上化成一朵梅花  
我們的飛機  
時常在天空自己點一把火  
是否要寫下  
火燄燃盡後  
我們如何在各個焦黑的臉孔  
尋找圖騰  
如何以軀體的碎片和血水  
界定疆界？（第十六節，216～225行）

「旗幟」、「圖騰」、「疆界」區隔了人種，涇渭了立場。你是中國人，我是青商會，他是民進黨。「身分」（185行）如何「界定」？當國際空難發生，當豪華郵輪撞毀：「焦黑的臉孔」，「腫脹的五官」（62行），殘肢斷臂，



鮮血淋漓——罹難家屬前往認屍時，是以「眼神認證」（37行）呢？還是「尋找」著種種證件，先確定他的國籍、職業，再「尋找」他的遺物？羞愧的是，「我們的飛機」，「旗幟」從青天白日滿地紅換裝成越冷越開花的紅梅，「機身」變漂亮了，飛安技術卻沒有提升。「時常」是人為的疏失，只見「我們的飛機」爆炸如煙火，「機身」的「碎片」如天女散花般，「已成粉末」（260行）。

## 五、結語

簡政珍的長詩結構，大抵是以節節環扣的「意象」，延展成首尾呼應的圓形敘述「結構」，層遞繁複，跌宕抑揚，技臻於神的詩法，旨永神遙的詩筆，詩義得以生生不息：（一）連環渦漩的「意象」延展（二）時空跳轉的「意象」並置（三）複向「結構」的辯證反思——來推動其「意象思維」的長詩敘述結構。「情均天倫」的悲憫情懷，「虛空思維」的徹明契悟：簡政珍以「抒情為體」，取代了傳統長詩的敘事框架，闢大深遠其「意涵」的虛實辯證。他還認為，過去要經由重整才能進入永恆，過去亦需經由詮釋而富於當代性；對時間的探問是亙古以來，詩人展現自我的方式。<sup>54</sup>因此簡政珍以諧擬的莊嚴、解構的建構、符徵的逸軌——「文本互植」的隱/換喻疊用，構築了「歷史重整」的現實人間。

<sup>54</sup> 簡政珍〈八〇年代詩美學——詩和現實的辯證〉，見《詩心與詩學》，頁343、344。

# Take the Image as a Motive Force, Get the Lyric as the Subject, and Use the Metaphor as a Usage: to Analyze the Poet's Long Poems with Aesthetics

Jiang, Mei-hua\*

[ Abstract ]

The poet Jian Zheng-zhen rose rapidly in the 80's in Taiwan. To date, "*The Smell of History*", "*The Chronicle of Life*", and "*Paradise Lost*" ar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90's. Image thinking is the poet's basic philosophy, and it is also a special style which is hard to imitate. Li Shan-yao thinks that the image's connection between ego and super-ego in Jian's poems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Gu Tian-hong considers that the most difficult of long poems, the greatest test to poets and the key point of aesthetics is structure. The structure of long poems' aesthetics can be said as accomplishing something at one go. Wu Xin-fa says that the structure of long poem in *Paradise Lost* is filled with tension. Chen Jian-min analyzes Jian Zheng-zhen contributes his long poems in 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mage and space. Fei Yong praises that the reason why the poet is admired by his long poems is because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image, the poems are established with a quiet complete

---

\* Jiang, Mei-hu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Chu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etaphorical system. The poet uses the most remarkable way to poeticiz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reality in terms of style, language and observing angles. Xiong Guo-hua highly praises that the poet uses lyric as a frame in the long poems, and it replaces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narration. Zheng Ming-li considers that Jian Zheng-zhen's long poems with aesthetics of image are a blend with knowledge and emotion. I expect to "take the image as a motive force, get the lyric as the subject, and use the metaphor as an usage" to analyze the poet's long poems with aesthetics. The sympathy of natural family bonds and the thoroughly understanding of emptiness: it is the poet who gets the lyric as the subject that broadens the meaning. Besides, he overlaps the exchange of texts and sets the reality with historical reorganization.

**Keywords :** rise rapidly, image thinking, image, long poems, aesthetics, structure, long poems' aesthetics, the structure of long poem, metaphorical system, metaphor, lyric, a blend with knowledge and emotion, natural family bonds, emptiness, meaning, the exchange of texts, historical reorganization.

